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残雪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雪/残雪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3089-0

I. 残… II. 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5687 号

责任编辑:龚玉 王培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6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4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8.00 元



作者像

到厨房时人们已炸开了锅似的喧闹起来，老厨师正在用最下流的、连寡妇听了也要脸红的粗话骂人，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七嘴八舌地议论。我一出现人们就不做声了，只有老厨师还在骂，骂得脸红脖子粗。我从他骂人的话里分析出，被他所骂的人一定是一名风流荡妇，专门勾引男人的贱货，我出于好奇就推了推旁边的小伙子，问他老厨师究竟骂谁，没想到小伙子鄙夷地打开我的手，吼道：‘你这只蠢猪！你去死吧！’我这才明白了老厨师原来是骂我，但是他为什么要用那样的方式来骂我呢？我还是一个孩子，根本不懂男女间的恩情啊。我羞得无地自容，真是想马上跑掉，可是门口守着那名袭击过小姑娘的粗野家伙。现在所有的人

的人都第一次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了。我只有硬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三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

黑暗灵魂的舞蹈(代序)

残 雪

我在三十二岁那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而正式开始练习写小说,是三十岁那年的事。当初将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记录下来时,没想过今后会怎么发展。又因为这些“东西”确实是从内部涌出来的,所以也无从预测它的趋势和方向。十六年过去了,“残雪”已成了一名熟练的写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作品的确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同一般的强烈的趋势和从渐渐明确到坚定不移的方向感。一切就像鬼使神差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尝试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小说,也尝试过写诗,但通通失败了,我笔下的作品无法令自己满意。也许那时在下意识里,我已经感到了,我要写的东西不在大家公认的这个世界里。它在哪里呢?那个另外的世界?我两眼茫茫,但我内心在跃跃欲试。通过不懈的、有点神秘的写作,我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地增强——它在地平线之外,我的有限的视力看不到的地方;它在深而又深的,属于灵魂的黑洞洞的处所;它在世俗之上,虚无之下的中间地带。如果我不死死抓住它,努力拓展它的话,也许它不存在。但它的确是存在的!只要为生命热力涌动所支配的笔还在记录,它的风景就美不胜收。这一点,作者感到了,读者也一定

①

黑暗灵魂的舞蹈(代序)

可以感到。就这样,怀着这种似乎是无缘无故的模糊信念,我一篇又一篇地写下去了。

十六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中发生过对我个人来说是“惊天动地”的变化,也许今后仍将“惊天动地”下去。是这种写作使我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也是写作铸就了我的灵魂。从拿起笔的第一天起,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中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我所写的,就是这种矛盾的内心体验。它有点像诗,却又不是诗,它比诗离世俗还要近一些;它有点像哲理,却又不是哲理,因为它出自人的直觉,是一种排除了理性意识的写作;它表面上没有结构,不合逻辑,内部却有隐藏得很深的结构与逻辑,读者必须运用创造力去“闯入”,才能发现它们。这种特殊的小说,有人将它称为“黑暗灵魂的舞蹈”,这种说法比较接近。

分析自己的作品就是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作为正在创作中的我,目前恐怕还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我愿在此给读者提供一些信息(不管有用还是无用)。我是属于那种精神有分裂倾向的人,冲动而暴烈;所幸的是,我从父辈的血液里遗传到了那种坚不可摧的理性气质,这种气质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在对我的精神起着监护的作用,将欲望的滚滚洪流拦截在高高的堤防之内。虽然堤防不止一次摇摇欲坠,但总有新的材料来加固它。我的个性同我的创作状态是完全一致的,同作品也是一致的。有人把我的创作称之为盲目创作,我认为这有些片面,因为并不是完全盲目的。那么那种方向感来自何方呢?我在写的时

候，每时每刻都感到有一位严厉的主宰者在监视着我的笔的移动，他不会告诉我要写些什么，但他会暗示我要怎样写。时光一年又一年地流逝，我渐渐地熟悉了这个人的身影，是的，我认出了他，他是来自我父辈的幽灵。没有他，我绝对搞不了创作。可是他自己，从不加入到我的创作里头来，他永远藏身于我的背后，为我的狂妄的非理性的发挥喝彩，也因我在松懈时让理性介入作品而发出严厉的斥责。也许我的方式是所有现代艺术产生的共同方式，但我还是想把我个人的体验传达给读者。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凸现我所追求的那个世界，迄今为止，我已写下了一百五十万字的小说。这些小说全都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关于那个世界，关于灵魂，或关于艺术王国的故事。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有限的王国，故事总有讲完的那一天。进入到里头，才会知道，这是一个比我们大家用肉眼看得见的世界大无数倍的、没有边界的、在混沌中涌动着的、是一个在时间上无穷无尽的世界。而人的讲述，就是那个世界的镜子。

这本作品集是按年代编排的，因为我的创作的发展阶段基本上可以按年代划分。《苍老的浮云》、《公牛》、《旷野里》等，是我早期作品中最为精致的代表作。作品当中可以看出灵魂的分裂已经开始，分裂的两个部分以男女主人公的形式展开对话，他们之间的纠缠与扭斗推动作品的发展。男主人公往往以表层的、生命的形式表演着肉体的尴尬处境；女主人公身上则凝聚了千年不灭的精神，就像一种奇迹般的存活。二者既对立又互为依托，构成完整的、灵魂的风景。这种风景由于离外部或世俗较近而显得色彩较浓，“人间烟火”味也较重。《在纯净的气流中蜕化》这一篇是一个转折，灵魂要发展，就只有向内开拓。新的、更为超凡脱俗的风景覆盖了旧的，这些风景的色彩逐渐趋向淡化、朦胧，但绝不是没有层次，而是在丰富的层次中成为那种最后透

明物的无限的过渡阶段。与此同时,也为那作为内核的诗性精神的直接崭露做好了准备(例如《新生活》、《海的诱惑》、《归途》、《两个身世不明的人》等)。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美是那永远达不到的、最后的透明境界,但通往美的跋涉却要步步踩在世俗实在的泥地上。人唾弃脚下的泥泞,人为了可以梦想那永恒的美,又不得不与这泥泞日夜相伴,这是上天为他安排的方式,否则美便不存在。《新生活》、《海的诱惑》等篇里的主人公便是这样的跋涉者。他们在白天遭受着痛苦的撕裂,在撕裂中向内面的黑夜突进,进入那种排除了一切杂质的纯美的梦境;他们那坚强的神经犹如述遗老太婆所看见的承载电梯的钢丝绳,任凭什么样的灾难打击、什么样的恐怖威吓,也不能使它断掉;他们胸中涌动的无名的渴望使他们在寻觅中具备了野兽一样的耐力(《海的诱惑》);他们在面临大海的悬崖上的、散发着陈年霉味的小黑屋里,年复一年地倾听着时间的永恒的涛声(《归途》);他们相互设计阴谋,持久地搏斗,从性欲的疯狂里直接迈向停尸房(《匿名者》)。可以清楚地看出,随着开拓的向内推进,灵魂几个部分之间的对峙越来越紧张,时常要用杀戮来解决矛盾,而作品的张力,也越来越大了。那种对立与统一,就像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也如我血液中流淌着的两种成分;再往上追溯,这也许同我们古老的文化有直接关系?

早些年,有人断言残雪的创作不能持续下去,时间已证明了这种看法的错误。持这种看法的人,他们的脚跟站在大众所公认的“现实”里头,一生中从不相信奇迹,也不相信会有另外一种现实同他们固守的那种“现实”并列。而艺术的本质,正好在那另外一种现实里头。残雪的创作看来不但会持续下去,而且会朝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了,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幻想王国的黑暗处。对于这一点,残雪已经基本上心中有数了。

残雪，女，1953年生于长沙市。父亲五十年代为新湖南报社长，后划为右派，父母均下放劳改。1966年，残雪小学毕业后失学，后在街道小厂工作十年。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有小说一百五十万字，评论近五十万字。代表作有小说《苍老的浮云》、《突围表演》、《新生活》等等，作品在国内外均有广泛的影响。

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艺术家在作品中呼应：“一切都是为了体验那至高无上的意志。”

残雪

目 次

黑暗灵魂的舞蹈(代序).....	残 雪 1
------------------	-------

公牛	1
----------	---

旷野里	5
-----------	---

苍老的浮云	10
-------------	----

天堂里的对话(之一)	89
------------------	----

天堂里的对话(之二)	94
------------------	----

天堂里的对话(之三)	99
------------------	----

两个身世不明的人.....	104
---------------	-----

饲养毒蛇的小孩.....	117
--------------	-----

在纯净的气流中蜕化.....	124
----------------	-----

归途.....	166
---------	-----

从未描述过的梦境.....	174
---------------	-----

匿名者.....	182
----------	-----

新生活.....	193
----------	-----

变迁.....	254
---------	-----

弟弟.....	264
---------	-----

夜访.....	293
---------	-----

奇异的木板房.....	309
-------------	-----

海的诱惑	316
世外桃源	352
后记	362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363

公牛

那天外面雨濛濛的。风刮着，老桑树上的桑椹“噼里啪啦”地落到瓦缝里。我从墙上的大镜子里看见窗口闪过一道紫光。那是一头公牛的背，那家伙缓慢地移过去了。我奔到窗口，探出头去。

“我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老关在背后干巴巴地漱着喉咙，仿佛那里头塞了一把麻。

“那些玫瑰的根全被雨水泡烂了。”我缩回头来，失魂落魄地告诉他，“花瓣变得真惨白。夜里，你有没有发现这屋里涨起水来？我的头一定在雨水里泡过一夜了，你看，到现在发根还往外渗水呢。”

“我要刷牙去了，昨夜的饼干渣塞在牙缝里真难受。我发誓……”老关轻轻巧巧地绕过我向厨房走去。听见他在“咻——咻……”地喷响着自来水。

下午它又来了。我正坐在窗前吃饭，板壁缝里忽然闪出那道熟悉的紫光，一只牛角伸进来了。原来它把板壁捅了一个洞。我又探出头去，看见了它浑圆的屁股。它正离开，缓慢地移动，踩得煤渣在它脚底苦苦地呻吟。有一大群长腿花蚊在桌子底下袭击我赤裸的双腿，是很热闹的聚餐。“刚才我发过誓了，”老关像猫一样从内房溜出来，身上披着那件千疮百孔的姜黄色毛衣，

“以后决不再在半夜吃饼干。我的板牙上有四个小蛀洞，两个已经通到牙根。你总害怕蚊子，把脚跺得那么吓人，房子像要垮下来似的，那是由于你心里太躁……”

“我看见了一点东西，”我用不确切的语气告诉他，“一种奇怪的紫色，那发生在多少年以前。你记不记得那件事？那扇玻璃门上爬满了苍蝇，从门洞里伸出头来，树叶在头顶‘哗啦啦’地响，氨的臭气熏得人发昏。”

“你看，”他朝着我龇出他的黑牙，“这里面就像一些田鼠洞。”

我们的床紧紧地靠着板壁安放。当我要睡的时候，那只角就从洞眼里捅进来。我伸出一只赤裸的手臂想要抚摸它，却触到老关冰凉坚硬的后脑勺，他的后脑勺皱缩起来。

“你睡觉这么不安分。”他说，“一通夜，田鼠都在我的牙间窜来窜去的，简直发了疯。你听见没有？我忍不住又吃了两片饼干，这一来全完了。我怎么就忍不住……”

“那个东西整日整夜绕着我们的房子转悠，你就一次也没看见？”

“有人劝我拔牙，说那样就万事大吉。我考虑了不少时候，总放心不下。我一想到拔了牙之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在口里窜来窜去，心里就‘怦怦’直跳。这样看起来还是忍一忍为好。”

黄昏时分，有哽哽咽咽的二胡声从山坡那边传来。窗玻璃上晃动着橘黄色的光斑，那光斑刺痛我的眼睛。有人在门上“嘣嘣”地敲了三下。很轻，很迟疑的三下。也许只是我的幻觉。我推开门，看见它圆浑的屁股。它已经过去了，它的背影嵌着一道紫黑的宽边。

“在我们从前的小屋外面，长着一株大苦楝树，风一吹，枯死的苦楝子‘哒哒’落地。”老关难受地龇着齙牙说梦话。他已经两夜没

吃饼干，他不吃饼干就要说梦话，“在树底下，长年累月晾着一床白被单，那是用来包裹妈妈的尸体用的。后来，果然用上了它。”

“有一天，”我也不知不觉地说起来，“我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白发苍苍，眼角流着绿色的眼屎。我出门去买一瓶墨水，想写信给从前的一个朋友。外面刮着南风，风里影影绰绰地有许多小孩钻来钻去。我扶着马路边的砖墙往前移动，那条路溜溜滑滑，灰沙迷蒙着我的眼，我没法看清那些门牌号码……”

“树下长着一层瘠薄的地芥，小花儿开得那么凄苦。有人曾挖开地芥，在那土里翻寻过什么。”

“我的腿是被蚊子弄残废的。那年秋天蚊子特别狠，一只大的在腿弯里猛咬了一口，腿子就再也直不起来了。那以前我总打算去买‘敌敌畏’。”

我们说了一通夜。早晨，舌尖长起了黄豆大的血泡。太阳照在我们的屁股上，热烘烘的。

它又来了，它把板壁弄得“噔噔”直响。我打开门，一道耀眼的紫光逼使我闭上了眼。

“它过去了。”我怅然地垂下双手。“它要永远绕着我们转悠下去。我的腋下正流着冷汗。”

“一刮风，我就生出许许多多伤感的想法。比如昨天，我忽然想到将拔掉的牙浸泡在玻璃罐里保存起来。我仔细地观察那上面的蛀洞，心里想起一些往事。当时你正在照镜子。你时时刻刻总在照镜子，那么关心自己的容貌，真使人觉得十分惊讶。”

从昨天起，它就不再来了。昨天，我在窗口站了一整天，用一把缺了齿的木梳对着窗玻璃不断地梳我那一头干枯的短发。在窗玻璃上，我看见我的头发大束大束地脱落在梳齿间。

风把屋顶上的瓦掀去了好几块，我们屋里到处都在“嘀嘀嗒嗒”地漏雨。我和老关躲在床上，床顶遮着一大块油布，那上面

湾着一大摊雨水。老关瑟缩在床角，心事重重地挖着鼻孔，用板牙磨出一种怪异的响声。

“从昨天起，它就不来了。”我告诉他，“那是一些很久远的事情，和落在瓦缝里的桑椹有关的事。有一条响尾蛇挂在树丫上……我只要看见紫色，周身的血液就要沸腾起来。刚才我咬破了舌尖上的一个血泡，满嘴腥味。”

“这屋里要是真的涨起水来该怎么得了，床底下的玻璃罐会不会被冲走，里面一共浸泡着六颗牙。”

“外面的玫瑰被雨打得匍匐在地，你总该听见了吧？”一个人从玫瑰园穿过，用马靴在中间踩出很深的脚印。“它第一回来这里那一天，我从镜子里看见你打算把砒霜往牙缝里塞，为什么？”

“我想毒一毒那些田鼠，它们太嚣张了。原来你照镜子就为这个？多少年来，我一直与它们搏斗，医生说我有超人的毅力。”

他的嘴唇变得乌黑，眼皮沉重地耷拉下来。他晃了两下，皮肤立刻皱缩得如八十岁老人。我伸出手去在他前额上一探，那坚硬的额发扎痛了我的手指。他再次朝我龇出他的龋牙，作出很滑稽的威胁神态。

我走到窗口，忽然看见了那个五月的日子。他搀着我的母亲走进来，满身汗味儿，一边肩膀上停着一只虎纹蜻蜓。“我带来了田野的气息。”他露着雪白的门牙愣头愣脑地告诉我，“牙医说我有虫牙的症状，真是岂有此理。”他一直服用安眠片。有一次，他把一瓶安眠片放在桌上，被我母亲吃下去，从此长眠不醒。“老婆子对西药丸子有种不正常的嗜好。”他对法医说。

从镜子里面可以看得很远。在那里，有庞大的动物的身躯倒在水里，“啪嗒啪嗒”地做垂死的挣扎，鼻子里喷出浓黑的烟雾，喉咙里涌出鲜红的血浆。

我惊骇地回过头来，看见他高举着大锤，向那面镜子砸去。